國民日報
今天一大張 每份國幣五萬元
發行人 丘良任
社址：長沙泉倉坪

談判獲致最後協議 中美雙邊協定簽字

司徒大使接恐嚇信

豫東黃汛區 雙方主力戰慘烈

兗州國軍堅守城關與匪奮戰

杜聿明將任徐州副總司令

津西匪軍陷勝芳鎮

論美援助我農村復興

鄒秉文

運用美援款項 復興農村計劃

鄒秉文已呈交翁院長

劫後開封

蔣總統召見桂永清 指示沿江防務

政府不增發紙幣 出售物資抵補赤字

立法院昨開秘密會審查總預算

谷正綱秦德純赴汴撫慰軍民

贛省留京人士昨茶會歡迎程主任 並陳述對匪意見十一點

社論 航海節談航業建設

立院糧食委會聽取糧政報告

張羣奉命赴北平 與傅作義商軍事

美顧問團赴廣州 助我練新軍三師

新運輸制度全國設十機構

滬市澈底平抑物價 商定五項具體辦法

監院宣告休會

因所訂各項立法遵立院擱置

觸雷立委組聯合陣綫 戡亂委員達四千餘人

陳立夫在華府 訪美共和黨首要

滬市紛紛

匪方紛紛

工運自首份子

英美法三國正式批准西德國單獨成立政府

聯邦議會將於九月一日成立

蘇聯宣布退出四强管制委會

【中央社倫敦一日合衆電】西方國家正式批准西德佔領區成立單獨政府，但仍保持大部分管制權，美英法三國已授命德政治家十一人，進行組織德國新統一政府之計劃，但表明彼等將繼續管制外交及外貿，並將採取可能有涉佔領國之任何措施，法軍政府總督柯尼希及美軍政府總督克萊，已在會議中指示西方國家三佔領區內十一邦之總督首腦之工作方針，克萊告德國領袖，必須於九月一日起草擬西德憲法，該憲法必須保護聯邦及個人之權利。

【中央社柏林一日專電】法蘭克福息，英美法三國佔領軍政府總督今午後在法蘭克福與三佔領區臨時總理商討倫敦會議所提出之「組織西德聯邦制憲會議公佈佔領法規」諸建議，德國領袖於會中未發表意見，彼等即將赴科不休士會商對上述建議之答覆。

【本報收聽紐約二日晚廣播】英美法三國駐軍首要人員在法蘭克福舉行會議，並曾邀請了西德十一州的行政長官列席，會議中議決九月一日將成立德國議會，由現在的立法會議產生，美國將要求在憲法中，明白保證人民權利，新憲法可能於一九四九年頒佈。

【中央社柏林一日合衆電】此間蘇方發言人宣佈蘇方代表今後將不參加柏林市四強管制委會會議，此似言該管制委會將終正寢，而蘇聯與西方國家之裂隙更深。

蘇聯共黨中央批准開除南國共黨黨籍

南共黨聲明與蘇友誼決不因此受影響

蘇駐美大使潘友新曾訪晤美副國務卿

談話內容雙方祕而不宣

朝鮮將爆發內戰

北韓共黨密謀滲入南韓

其軍事計劃已經被破獲

解凍南國在美存款

兩國即將成立協定

杜魯門正式表示不退出總統競選

英動用鉅款

救助 患病 與失 業者

省府再令各縣限制糧食外流

昨日油鹽猛漲

谷米繼續軋高疋頭堅俏

洋紗微落金銀緊守原盤

穗市物價回落

港紙商會議決定請將輸入額改善

調節長市糧食成立調配委會

長市行情

本報啓事

本報報價暨廣告刊費自七月一日起遵照長市各報公議決定調整如後：一、報價每份每日五萬元，每月一百五十萬元。二、廣告刊價甲種長行每日每行四十萬元，乙種長行每日每行三十五萬元。此啓

特種學校招考軍樂專修班學生學兵通告

資源委員會第一區特種礦產管理處公告

湖南雜誌社聯誼會通告

聲明遺失

茲將民世碑公管有湘陰白馬鄉同慶垸五家垥水田二十畝鵝鴨湖水田一十畝計民業田照二紙於民國三十三年日寇滋擾時不慎遺失除呈請政府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經管 湯紹陶等啓

離婚啓事

我倆因意見不合兩願離婚除已依法辦妥手續外今後男婚女嫁互不相涉特此登報聲明

李先清 曾繁姣

蔣市長介紹女科韓奇逢來長義診

地址：長沙東長路銀行公會前面三十二號

桂陽縣人民團體代表緊要啓事

譚餘德堂廠屋招租啓事

童秀英重要聲明

劉少榮啓事

遺失聲明

省教育界空前盛會 昨熱烈歡送王主席
對王氏致力本省安定局面 認係教育發展最優良條件

「本報訊」自王主席內調的消息發佈以後，本省各界以王氏治湘三年，政績斐然，如今地方安謐，所有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莫不興去思之感，昨（二）日下午六時，湖南省教育會及湖南省中等學校聯合會假青年會，歡送王氏，情形尤爲熱烈……

王主席致謝詞： 稱讚湘省辦學精神
并籲請教育界爲真正安定力量

美援二千億 建設永樂渠

本市航業界 今紀念首屆航海節
泊埠輪船舉行水上遊行

熊夢飛・劉鍵 賦詩贈別

三一聯誼社 今歡送王教育長

市參會昨開臨時會
通過清算糧劵退還價款 國民義務勞動暫予緩辦

長沙縣參會 昨聽取施政報告

奠定民主經濟的基石
紀念二十六屆國際合作節暨湖南省合作聯合社成立
劉修如

談農產運銷 國際合作節的一點感想
侯厚宗

積極疏濬資水灘險
資水流域人士在長集議 決設疏濬委會負責進行

紓署遷長事宜 正積極籌劃中

工業施處長 馬傑昨抵長

湘潭地院推事

省工業會請求政府 指定湘省爲工業區
昨日首次代表大會通過要案

臨湘水災 極爲慘重

第一屆航海節感言
周崧介



我世運籃球隊啟程 昨日由滬飛往香港
旅途中比賽日程已排定

瀋陽正大學生 上血書給杜聿明

兩艘驅逐艦 撥交學校實習

教部核准開辦 珠海大學

中美合作舉辦 生理學研究班

暑假昨日開始 外來同學日多
學府風光

湖南大學

青年互助社 明德分社成立

明日聚餐聯歡 中幹留長校長

省行籃球隊 在衡陽獲勝

國際各學術會議 我派定代表參加

來函照登

催領稿費

學習生活

◀第二十六期▶

天才

·謝翔·

[illegible]

初夏的早晨

靜浪

這是一個美麗而恬靜的夏晨：宇宙為朝霧所籠罩，這地的山帶，下面圍繞着濃厚的雲霧，只模糊地勾出兩條粗淡輪廓的綫條：在東方遙遠的天邊，滲露出魚肚色的曉光，射散了籠罩在山嶺下濃厚的霧靄，顯美的朝霞，在淨潔的天空中頃刻幻變着：如霜楓，如榴花，如瑪瑙，如琥珀：……雲彩在變幻着，驅逐着，映着種種絢爛的從光，就放着綺麗的花朵……鮮紅的太陽，從斑爛的雲彩裏，現露出她那美麗的面龐，像入浴的鮮菓，格外顯得嬌艷欲滴：他像慈母一樣的溫柔，伸出那溫柔底手，撫摸着山麓，叢林，草地……啊！這是南國的初夏：恬靜絢麗的早晨：

記取那些日子

萍葉

[illegible]

寄

星藜

回到長沙，
就如聆見了久別善良的故人，
多少夢，
浮上心頭：
五年了，這五年，
天南地北，
時光像一縷烟，
那麼輕悄地溜走，
披着破舊的征衣，
羞見別後懷念的友人，
假後，
憑窗小眺，
看落日餘暉的江水，
江水澄黃，
激揚而美麗；
寄語江上的遠帆，
託它把情意，
寄向遠方，

六、十三、

悼修年兄

曙遐

貓頭鷹又出現在對面小池的樹梢上，拉着淒厲的叫聲，天空中掛着不管人間事的繁星，螢火蟲一明一暗的在屋角簷畔往來地飛着，是一個初夏的晚上。

我從外面回來，門房老張遞給我一封赭色信封的信，我知道是南京姑姑來的，也許是預兆罷！心裏不知怎的駭然跳躍不寧，拆開來，上面第一句寫着：「曙姪：因為我這時候才給你的信，因得到修年姪被俘身死的噩耗，心情的紊亂，實無法形容……」怎麼？怎麼？修年兄怎麼死了？我顫抖着聲音，大聲驚呼着，淬忙從樓上跑下來，見着我蒼白的面色，知我的內心已是有着萬分的慘痛；她不暇看來的信，一手挽着我，一手禁不住用手巾揩着眼睛，顯然是也為着這位不幸的青年，還下一掬傷心之淚！

修年兄我很少和他在一起過，記得還是十四年前的一個春暮，我那時是一個小孩子，在故鄉——下高橋的河干提着河蚌見過他一面的，後時他還是十足的鄉下老，可是他那魁梧的體魄，一雙謹慎的眼睛，我就斷定他將來必有一番動人的事業，後來他果然參加了神聖的抗戰，八年來，他出生入死，挺身經百戰，從槍林彈雨中，由一個起碼的憲兵，一直掙到今天一個縣屬警察所的所長，在沒有後台的他，豈能說是偶然呢？可是在這次共匪進擾如皋的時候，活活被俘，而死在那慘無人道的劊子手裏！我能不為他痛哭嗎？我只知道他在武馬憶傳中，認識了一位看護小姐，他們的感情非常好，現在修年兄遭過了這種慘禍，我想這位小姐也一定，痛不欲生了，修年兄有兩個弟弟和四個妹妹，還有一個白髮龍鍾的祖母，這些後死者，誰來給他們以培植和安排？前些時候，他的祖母，還在盼望她的孫兒無恙歸來，修年兄泉壤有知，又將慘愴至如何止境呢？

修年兄是死了，惋惜的是他不死於光榮的民族生存戰場，我更不懂他為了什麼要得到如此殘酷的賜予？這難道是他這八年來的勞績應得的酬報嗎？

每當我腦子得到一點寧靜的時候，浮在我眼前的是修年兄被俘時的種種慘況，他也許先被囚禁在那暗無天日的監牢裏，然而再給他以生命最後的刑罰，他也許追着蹤倒在劊子手的刺刀之下，嘗受那難以形容的慘酷之刑！修年兄！誰斷送了你未來的前途？和可貴的生命？

梟鳥仍不住的鳴着，它的聲調愈變得低啞，悲涼，這種嚎叉食母的東西，難道也還有一絲同情修年兄的心嗎？

嫉恨、悲憤、慘愴、塡滿了我的心田，熱淚已浸濕了紙屑，我不能再寫下去了……。

× × ×

滅亡

——紀念我的新生

倩子

上帝給我的眞實與純潔，是人生底美德，可是在這險惡的時代里，眞純變了傻，誠變成了呆，為了待人誠與眞，而敢於無窮的煩與惱。

我愛，我愛世界上眞純的面孔，可是我還無知的幼稚者，終於在許多虛偽奸詐的後面，喝着人生的苦酒，酒着我自己的苦淚。

「悲劇的人生，是善人底靈魂」，這一句富有哲理經驗的話，印證了我悲苦命運的存在，我的人生觀也變成了這樣的一回事。

我曾經是眞摯地，過分地去愛着世間上的人，可是，四年來的經驗與事實啓示了我，愛情原來是一滴苦酒，太眞摯底愛着他人，只有加深自己的煩根，只有惹得煩與怨的交織，也就是說，淺嘗了愛的人是得不到效果與歡愉的。

我曾經是一個狂濤中的潤水者，我曾經獨駕了孤舟在那變的海飄渡過，可是幾年以來，曾得到了一點甚麼，是的，我曾經酒過血淚！我曾經絞盡過腦汁！我曾經地咬過郎比特底箭鋒，可是我並不曾喝過甜的審汁，我更沒有瞬刻地安息地吻着夜夢，我嚐的是看到了人生的醜惡，猙獰底微笑，曾經壓迫過——我嚐不過氣來的心靈，曾經將我扔入恐怖的深淵，……人生，原來是這樣的一個面目。

現在，我見到了眞理底火，火炬底勞役呈現着一顆赤誠底心，在那四周也堆積着成千成萬的枯骸，一聲聲銳利的呼喚，指示着我的出路，回頭吧！歸到你過去生活過的海去，那裏才有人生，那里才有純眞。

我抓起了我過去罪惡的渣滓，扔在茫茫的大海，讓那沸騰的海水，從我心靈的深處洗滌一切醜惡的存在，悲！苦！怨！怒！讓它深沉在大海底，永遠，我永遠也不再回顧，我永遠也不再去懷戀，就是這樣地，我堅決，地偉大地新生了。

「滅亡……滅亡……」，我的一切都滅亡了，今天，我只有努力地耕耘着，我新生底野，更努力地去找覓新的出路，我只有事業的寄託，我殘餘的愛，只夠溫暖我餘下來的寥一樣的人生，我更不希望愛是會復活的。

滅亡……我過去的一切都徹底的滅亡了，我只期待着新生與創造着新生，我永遠赤裸裸地生活在純眞里，我在輕輕地微笑……

一九四八，五，十六，于長沙寧中燕校